



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五)

朝天一棍

台湾

温瑞安 著



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朝天一棍

上

(台湾)温瑞安著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封面设计：石 华

朝 天 一 棍

(上、下册)

[台湾]温瑞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4插页 480,000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360—2313—8

I·1994(上、下册)定价：34.80元

花城版温瑞安超新派

武侠小说系列总序

根据港、台、马“自成一派合作社”、“敦煌出版社”和“朋友工作室”的叶浩、何家和、吴明龙、陈丽池诸人的收集统计，这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为止，有我同意出版的正版书共(588)五百八十八册，以我名字或近似名字(包括温瑞安、温凉玉、温瑞安、温瑞汝、温瑞安、舒侠舞、汤瑞安、温瑞女等)出版的盗/翻版书，共一百一十七(117)册，另伪/假书七十一(71)册，合共七百七十六(776)册，若以每册十万字计(有的多于，有的则少于)，则是有七千七百六十万字。若每册只印二万本(有的多于，有的少于)计，则共印有一千五百五十二万册，若每册有四位读者看过(尤其武侠作品，在港台等地租借传阅远多于个人购阅)，则大约有六千二百零八万人(次)读过(不管真假版、正伪作)，大约是香港人口(进入一九九四年，香港人口晋入六百万)的十·三四七倍。

这统计有三个特点：一是仅就手上已搜集得到的版本计算，否则不论正伪著作，就算提供者一再强调确有其书，都不计算在内。一是本统计只以版本计算，即系：(A)依据每一次加印新版(而不是按前版再印，三印、四印等，从封面至内

容都全无增删修订者)作算。(B)这不代表作者本人写了多少本书,而是以出版了若干本书作算。我本人确有不少书写定了还未付梓的(例如散文集、短篇小说、剧本、诗、评论集、新评术数专栏等等),也有不少书是一再推出的(例如《四大名捕会京师》、《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谈亭会》等,迄今至少已在各国各地——从内蒙古到马来西亚雪兰莪——推出了逾18种不同版本)。(C)本统计乃概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加之各国各地之版本。

尤其是中国大陆,更是各种版本混淆杂乱,其中大都为翻版、盗印乃至伪作、假书,令人防不胜防,令读者无所适从,令购买者在经济和时间上都蒙受损失。这种情形,各地都有,尤以中国大陆中南部为甚。故而,有些读友问起本人所“著”某书时,作者也只好苦笑:“未尝拜读”云云,实在是情何以堪。

故而,我将相当数量作品的著作版权,慎重交予中国花城出版社,由他们精心策划推出,我相信这在中国大陆享有盛誉、极为知名、制作认真的出版社,能善待我这些“视同天女”的作品,尤其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出版与发行上,能在这“天下大乱”式的书市上为读者树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好榜样。

我谢谢他们。

还有我那些一直锲而不舍的读友们。

温瑞安 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内 容 提 要

京城武林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金风细雨楼”的好汉唐宝牛、方恨少打了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被判斩首，以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为首的忠臣义士和以王小石为首的江湖好汉联合劫法场。以蔡京为首的奸邪乱党则乘机要将白道武林一网打尽，于是，忠臣奸臣之间，白道黑道之间，把个京城闹了个天翻地覆。可谁知道，在高手如林的拼斗中，武功最高的，居然是那毫不起眼的老太监米有桥，所向无敌的，是这老太监的“朝天一棍”。

本书是“说英雄·谁是英雄”中的一种，也是其中写得最热闹，最扑朔迷离中的一种。

目 录

第一章	怕冷女子	
一	心不在焉而在马	(3)
第二章	一张弓和三支箭	
一	红楼梦属青楼怨	(11)
二	开会	(15)
三	会议	(21)
第三章	今晨有雾	
一	会谈	(29)
二	不醒之醉	(35)
三	不醒之眠	(39)
第四章	血洗菜市场	
一	断送	(47)
二	冷灰色	(51)
三	刀下留人	(58)
四	刀不留头	(63)
五	血手难掩天下目	(67)
第五章	血染破板门	
一	强权难服豪杰心	(79)
二	剑下留头	(86)
三	一触即有所应	(90)
第六章	霹雳手段	
一	霹雳神捕	(97)
二	放轻松!	(102)
三	爱极恨极	(114)
四	石在, 火种是永不灭绝的!	(122)
第七章	一趟受诅咒的劫法场	
一	不动如山	(131)
二	我已不支	(135)
三	不羁的刀尖	(140)

四	你不是我	(144)
五	我不是你	(148)
第八章	无依的舞衣	
一	我已非当年十七岁	(157)
二	勇笑	(160)
三	勇退	(165)
四	他心口有个勇字	(169)
五	勇进	(175)
六	大事急事重要事关你屁事	(182)
七	试招暇招阴毒招不打自招	(187)
八	怒笑轻笑美人笑请勿见笑	(191)
九	拼命搏命不要命注定此命	(197)
十	亲情友情夫妻情不如无情	(204)
十一	走狗恶狗乞怜狗关门打狗	(212)
十二	多情总被无情伤	(217)
十三	红狐	(224)
第九章	四大皆凶	
一	黑光	(229)
二	猛步	(240)
三	怒步	(244)
四	怒红	(248)
五	怒花	(253)
六	怒笑	(259)
七	怒喊	(264)
八	愤哭	(268)
第十章	与世有争	
一	苦笑	(277)
二	虎笑	(280)
三	笑死	(285)
四	哭不得	(289)
五	笑不出	(293)
六	哭笑难分	(298)
七	欲笑反成泣	(304)
八	反笑红雨落纷纷	(311)
九	未明是他苦笑却未停	(317)

第十一章	四大不空	
一	从此起，开始寂寞矣	(331)
二	让我恋爱可以吗?	(336)
三	一点都不温柔的温柔	(342)
四	何不轰轰烈烈爱一场?	(348)
第十二章	打男人的女人	
一	血腥男子	(361)
二	除齿无他	(364)
三	决斗? 来吧!	(368)
四	来分胜负吧	(372)
五	难道她是你大姐	(384)
第十三章	打女人的男人	
一	因仰望而受伤的鞋子	(391)
二	我是不是已有点老?	(396)
三	我的心情不好	(402)
四	给你看的温柔	(406)
五	逢人就叫大哥	(412)
六	善意的淫秽	(418)
七	一个变成三个的女子	(422)
第十四章	龟国鹤人	
一	上得虎多遇着山	(431)
二	龟国雪人	(440)
三	比莲花还纯更白的公子	(445)
四	无剑神剑手	(450)
五	是她!	(454)
六	叹息女子	(458)
七	紫晶	(463)
第十五章	敬请见怪	
一	受伤的石头	(471)
二	就是你	(475)
三	不清见谅	(481)
四	方拾舟	(485)
五	不解温柔	(489)
六	石头人语	(495)
七	六龙三姑	(500)

八	狗屎·垃圾·禅	(506)
第十六章	红炉上一点雪	
一	自私、写诗还是大公无私的大师?	(513)
二	吃花狂僧	(518)
三	寒时寒杀阍黎热时热杀阍黎	(523)
四	取之于天地，用之于人	(529)
五	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	(534)
六	灭却心头火自凉	(541)
七	天行健	(547)
第十七章	认真棧	
一	那年，那时，那儿	(555)
二	山雨欲来猪满楼	(560)
三	没有会赚钱的傻瓜	(565)
四	逃花	(570)
第十八章	杀死你的温柔	
一	桃花	(577)
二	桃花运	(581)
三	一树桃花千朵红	(587)
第十九章	不如温柔同眠	
一	桃	(595)
二	桃花糍	(600)
三	逃	(604)
四	桃花劫	(610)
第二十章	我是你的温柔	
一	此时，此地，此情	(619)
二	挑	(623)
三	去年今日此门中	(627)
第二十一章	她是她自己的温柔	
一	人面桃花相映红	(637)
二	人面不知何处去	(641)
三	月黑风高杀人夜	(645)
第二十二章	她是你的温柔	
一	一掌天下响	(653)
二	朝天喝问	(658)
三	桃花依旧笑春风	(665)

第一章 怕冷女子

心不在焉而在马

一 心不在焉而在焉

在苏梦枕、白愁飞命丧风雨楼的当晚，也是“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另一次对决对垒的夜晚，张炭就遇上了一个人。

故人。

故人有许多种：相识的朋友是故人，深交的旧友是故人，记忆里的老友也是故人，连死了的友人也是故人。

张炭跟这位“故人”可没有深交。

可是没有深交并不等于也没付出真情。

——你不一定对交得最久的朋友付出最深的感情，是不？

交情，毕竟不是以年岁作算的。

何况，张炭对这位“故人”的“感情”还非常微妙、十分复杂。

其微妙程度到了：自从王小石进入“天泉山”、入了“金风细雨楼”之后，张炭一直神不守舍，似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哀哀呼唤着他。

那是个熟稔而陌生的声音。

那像是他自己心底里的声音。

那是个女子的声音。

若不是这事分了张炭的心，张炭还真不至于轻易让温柔闪扑向白愁飞与王小石、苏梦枕对垒的场中，以致温柔一度为白愁飞所制，用以胁持王小石和苏梦枕。

只不过，到头来，白愁飞还是没忍得下心杀掉温柔。

——这冷傲自负、桀骜不驯的人，大概也对温柔有点真情吧？奇怪的是，张炭越来越把持不住了。

虽然大敌当前，端的是一番龙争虎斗，但他确是心神恍惚，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在哪儿？

在马。

他只想打马而去。

他甚至能辨别得出，那声音在那里（离此不远）如何急切的呼唤他，而这声音又对他如何重要（虽然他说不出所以然来），他真想立即骑上一匹快马，在这哀呼停止之前找到这个人。

但他不能说走就走。

今晚对决的是他的好友、至交、兄弟。

何况牺牲了的蔡水择，更是他兄弟、至交、好友。

他要为这个兄弟报仇。

说也奇怪，他以前极瞧不起这个兄弟。他觉自己含辛茹苦，冒风冒霜，为“七大寇”、“桃花社”同时建立起声名地位，但蔡水择却自谋私利、坐享其成。

不过，一旦发现他为大义众利、杀身成仁时，敬意油然而生，甚至那种震佩之意，尤甚于对一般人，使张炭也不禁扪心自问：

一、他是不是一直对蔡水择都有极深的期许、极大的信任，以致他愈发容忍不了蔡的背弃，而对他有极大至深的误会，也致使蔡一旦不失所望时，他便分外愉悦呢！

二、是否一直以“反方”表现的人，一旦以“正方”姿态出现时，更易令人感动、珍惜呢？

三、这样说，岂不是一向为义鞠躬尽瘁的人，还比不上一向作恶但有朝一日忽尔一念向善的人来得可珍可贵？

四、这样，公平吗？

不知道。

对想不通的事，张炭应对的方法是：暂时搁下了，不想了。

也许，过些时日，再回想这事的时候，已不成为问题了。

他不知道这方法也正是王小石应对问题的办法。

王小石应付解决不了的难题时，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放

到抽屉里去，过些日子，再拿出问题来审察，发现大多数的问题，已给解决了。

给什么解决的？

光阴。

岁月。

时间。

所以说，岁月虽然无情，但却有义。

张炭一直要等到“金风细雨楼”里的风风雨雨告一段落之后：
白愁飞丧生。

苏梦枕死。

张炭却不重视这个：

他讨厌白愁飞。

他巴不得他死。

他敬重苏梦枕。

但他跟苏梦枕却没什么感情。

你对一个很知名也颇敬重的人物，生死反而不像身边亲友来震撼；是以，人天天几乎都得悉自己所知的人物夭逝，但都不如得知自己所熟的人死亡来得感伤。

张炭对苏梦枕就是这样子。

等到局面一受（王小石）控后，他即行向唐七昧和温宝说了一声，马上打马而去。

去？

去什么地方？

他也不知。

他只知有个地方（不远处）有个人（熟悉的人）在呼唤他。

他就去那儿。

孤树。

寂桥。

星灿烂。

在这风大雪小的寒夜里，河床隐约铺雪，酒旗远处招曳，还有暧昧温昵的梅香。

到了这儿，心底里头那一种呼唤之声，可更断续而急切了。

（谁在唤我？）

（是谁在呼唤我？）

张炭在发现那呼唤声竟似来自他内心的同时，正好发现桥墩那儿匍伏着一个人影。

他没有细虑。

立即过去。

——就像惟恐错过一场千里姻缘，万年约誓一样。

于是他就真的见到曾在他生命里十分特殊的人物：

一个女子。

一个曾在“甜山”老林里因特别的因缘际会而致一度“连为一体”的女子？

无梦女。

“冷啊……”

这是无梦女见着扶她的人，原来是一张半黑半白的俊脸满布胡碴子的张炭后，冻得发白的樱唇，所吐出来的第一句话。

仿佛，他来了，就可以给她温暖了。

“他抢走了我的‘山字经’，”无梦女头上和腕上的血原已凝固了，但只不过是动了一动，新的血又涌现流落，“不过……”

她的血好鲜。

好红。

十分血的血，跟雪光相映分明，分外怵目。

张炭见之心惊。

也心疼。

——心疼是怎么一种感觉？

心疼是不忍见所爱所惜的事物受到伤害的感受。

无梦女依然怕冷。

伤后的她，更怕寒。

她凄艳一笑。张炭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说了什么，但他知道的是：

她右腕已断。

头上着了一掌。

要换着旁人，只怕早已香消玉殒。

要命的伤，不在手（但断腕的伤口却足以使她流血过多而殁），而在首。

那一击的确非常要命，使得无梦女的额顶发际也凹陷了一块。

但无梦女却未死。

至少没马上死。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杀她的人手下留情？

——看又不似。

要是“留情”，就不致一掌拍击她的“天灵盖”了。

——难道这女子的头骨，有特殊抵受重击的异能？

张炭不敢想那么多。

也不及细虑。

他先跟她止血。

疗伤。

他毕竟是“天机”组织张三爸的义子，对于敷伤止血，惯于